

吴晗全集

第1卷
历史卷(1)

吴晗 著 常君实 编

北京市社会科学理论著作出版基金重点资助项目

吴晗全集

第1卷
历史卷(1)

吴晗 著 常君实 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吴晗全集/吴晗著;常君实编.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ISBN 978-7-300-10362-4

- I. 吴…
II. ①吴…②常…
III. ①吴晗 (1909~1969) -全集②社会科学-文集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24850 号

吴晗全集 (1—10 卷)

吴 晗 著
常君实 编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398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涿州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55 mm×235 mm 16 开本	版 次	2009 年 3 月第 1 版
印 张	305.5 插页 51	印 次	200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4 234 000	定 价	1480.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吴晗全集》序 ——忆吴晗

黄 裳

《吴晗全集》将要出版了。从编者常君实先生来信中得知这个可喜的消息，十分高兴。同时又听到一个不免“荒唐”的建议，要我为全集作序，理由是和吴晗相熟、适合写序的人，已经没有了。因此才想到了我。读罢黯然。吴晗长我十岁，他是前辈，彼此论交在师友之间，也比较托熟。他惨死于十年动乱中，至今已有三十九年，明年又逢他的百岁诞辰，全集出版将是一种最好的纪念。回想前尘，历历如昨，写几句话，为故友纪念，是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不管是否僭越，就这样下笔了。

我开始注意吴晗，是在《清华学报》上读了他的明史论文之后。一股清新的文风扑面而来，全然不同于习见的学院式论文。面目一新，十分喜欢。听说论文的发表，是得到朱自清的支持，才打破了大学学报悠久的规范。

后来几度路过昆明，知道他在云大教书，后又到西南联大任教，几次想前往晋谒，匆匆未果。等到1945年，我成为一名记者，在《文汇报》编报，才又想与他联系。得到他的热情支持，在报纸版面上出现了他以《旧史新谈》为题的一系列杂文，而以文字矜贵著称的张奚若，在吴晗学生静远的努力下，也在报纸上发表了辛亥革命回忆录。当时我们都在《文汇报》和《周报》上发表文章，声应气求，成为一条战线上的战友。不久我又改编副刊《浮世绘》，辟了一个专栏《旧戏新谈》，取笔名“旧史”，显然是从吴晗的文章而来。连载获得北平朋友们的注意、欣赏，后来出版成书，我请吴晗为之

撰序，此序叙述彼此相识相知的过程颇详，情感溢露，令我不忘。至此时彼此还不曾谋面。通信时为避开检查，多由吴晗夫人袁震出面。多述及北平文化界思想斗争情况，直至《文汇报》被封，他是支持报纸最重要的力量之一。

抗战胜利后，1946年8月，吴晗回到北平。当时昆明以西南联大为基地的“民主堡垒”已经转移到北平，而吴晗正是其中的核心人物。

1948年9月，吴晗飞来上海，本拟转道香港，会合民盟领导人去解放区抵沪后始知国民党官方宣布飞港机票出售种种严厉限制，走不成了。只好在王良仲宅暂住。一日，我接到他一封信，署名“旧史”，约我到王宅相见。（此信我仍保留着，原件影印于《珠还记事》中）这才是彼此的初晤。吴晗热情如火，握手欢然，不是通常“套话”“一见如故”所能尽也。

吴晗索居无俚，郑西谛以新印成的《玄览堂丛书》相赠，因所收都是有关明史的罕见事，可销永日。又约他作姑苏之游，同行者有叶圣陶、郑西谛，叶老有日记记事，在叶老全集中。当时民盟的主要领导人，张表方和罗隆基，被国民党软禁在淮海路上的虹桥疗养院，吴晗亟欲往晤。我陪他买了一束鲜花，前往探视。医院中密布特务，恰好罗有女客在座，监视少弛，女客旋即辞去，我就躲出走廊，留吴晗与罗隆基密谈他们的民盟密事。1957年批斗所谓“章罗联盟”的大会上，吴晗取出当年罗隆基要他转交在港的民盟主要负责人的密信，坚持民盟自主、不受中共领导的意见，这一揭发给罗以最沉重的打击。也是人们认为吴晗整人手段狠辣的一例。罗的原信因吴晗认为欠妥，并未转交而留在手中的，也就是1948年在虹桥疗养院所得。

从《吴晗自传》中知道，他是胡适的学生，并曾得到胡的赏识和帮助，吴晗也曾有过团结争取胡适的愿望，但终于不能不决裂的始末。后来国内大举对胡适批判，广大知识界几乎全体上阵，成书五册之多，吴晗却未加入此一大合唱。说他是念旧情殷可，说他未能划清界限也未尝不可。此例与上举对罗隆基的揭发批判正可相与

此观。

建国之初，我以记者身份到京，吴晗是清华大学军管会副代表，陪我到校内访问。曾到梁思成、林徽音家，座中有张奚若、金岳霖、邓以蛰诸位，谈笑甚欢，绝无拘束，可证吴晗对上属知识分子的团结工作做得不错。未几，他当选北京市副市长，不过问清华了。不久听说因北京旧建筑如牌坊的拆改存废问题，在会议上与梁思成拍案争论，好朋友成为路人，可见一登仕版不可避免带来的变化。梁思成对北京保存旧城，别建新区的设想与建议，终遭到否决废弃，与将北京由消费城市改造为生产城市的主要指导思想息息相关。登上天安门城楼，一眼望去，烟柳万家即将变为烟筒林立，工厂成群，是多么辉煌迷人的远景。这种缺乏远见的朴素愿望是可以理解的，却不料今天要花大力气搬迁“首钢”。作为北京市的副市长，不得不放弃历史学家的信念，紧跟国家政策的步伐。吴晗作为书生从政的内心痛楚，是可以想见的。

开国伊始，继一系列运动之后，新事物接踵而来。小如“除‘四害’”、“打麻雀”，还有少数科学家提出不同意见，批马寅初的人口论，就群起而攻，少有异议。至于亩产若干万斤之类神话，竟自产生了粮多无处放，希望大家敞开肚皮来吃的奇思妙想。还有少数“科学家”举出科学数据，为之呐喊助威。至于大炼钢铁，小高炉满山遍野，日夜火光烛天。对此种种，凡少有基本常识者，无不认为荒谬绝伦，但在一言堂的巨大压力下，人人噤不敢言。只能一起忍心参加破坏大好祖国山河的荒唐大闹剧，事事荒谬，至此而极。

包括吴晗在内的由知识分子晋为现任官员的“三家村”诸君子，是难甘缄默的。他们在《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长短录》中发出了微弱隐讳但实强劲的抗议，直至被捉住把柄，迫害，直至灭亡。真是一场大悲剧。

过去我曾和朋友说起吴晗，大意是：他一直是紧跟，而缺乏自己清醒的思考，这是他的缺点。历次运动，直到“反右”，他只是以一个忠顺的政治棋子活动。……直到《海瑞罢官》，陷入自己也莫名其妙的政治漩涡，终于死去，真是一个悲剧。（致李辉信，见《来燕

榭书札》)简单说来,大致如此。吴晗本质是一个书生,研究明史,至晚年仍不失兴趣。他有一次出国,途经上海,还抽暇来我家匆匆看了几种有关明史的旧书。在北京,有一次带我去看他的新居,还叹息说何时能有一室图籍,坐下来好好读书,研究研究,对忙碌无聊的开会接待……官场生活,表示厌弃。可是他又那么积极的赶任务,一听风声,就赶写海瑞的长文,最后还跨行染指戏剧,为了《海瑞罢官》,一头钻进死亡之网,真是怪事。但他还是勤奋的,写了有关《国权》和《皇明经世文编》的长文,还抽暇编了《中国历史小丛书》、《外国历史小丛书》等普及读物。做出了成绩,在本职工作之外。

《全集》收入了《朱元璋传》等几种底稿,最为有识。几种初稿,改稿中,我还是喜欢《从僧钵到皇权》,虽然有人评之为“影射史学”,但吴晗早期的许多论文、杂文,都可以说是“影射文学”,其实是战斗的檄文,是作者作品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掩盖不掉的光辉。

纸短情长,言不尽意。谨以此为故人纪念,临风怀想,惟有“斯人难再得”之感而已。

2008年1月18日



目 录

深切怀念吴晗同志	张友渔 薛子正 (1)
信得过的人	
——忆吴晗同志	费孝通 (8)
毛主席、周总理教导我们做好统战工作	
——回忆与吴晗同志共事时的一件往事	张友渔 (12)
悼念吴晗同志	侯外庐 (17)
怀吴晗	罗尔纲 (21)
《三家村札记》后记	廖沫沙 (27)
缅怀吴晗同志	千家驹 (33)
把历史知识交给更多的人	
——怀念吴晗同志	白寿彝 (38)
我所知道的史学家吴晗同志	夏 鼐 (42)
怀念革命史学家吴晗同志	杜任之 (52)
哭晗师	史 靖 (55)
吴晗同志与普及历史科学	
——纪念北京市历史学会成立三十周年	张习孔 (65)
缅怀我受益终生的吴晗导师	
——纪念吴晗先生诞辰 100 周年	张海瀛 (72)
幸存者的回忆	吴 彰 (81)
吴晗自传	(90)
吴晗同志事略	金若年 (105)
西汉经济状况	(125)
昆仑奴考	(174)

跋明嘉靖本《甘泉先生文集》	(183)
跋馆藏明弘治本《经礼补逸》	(185)
跋《经礼补逸》	(187)
明嘉靖本《甘泉先生文集》考证	(189)
《山海经》中的古代故事及其系统	(199)
《清明上河图》与《金瓶梅》的故事及其衍变	
——《王世贞年谱》附录之一	(230)
《〈清明上河图〉与〈金瓶梅〉的故事及其衍变》补记	(247)
明正德本《李征伯存稿》跋尾	(252)
《绿野仙踪》的作者	
——梧轩杂记之一	(254)
《梅龙镇》本事考	
——梧轩杂记之二	(267)
香山碧云寺	
——梧轩杂记之三	(270)
《今古奇观》	
——梧轩杂记之四	(271)
梧轩杂记十则	(273)
一、明初之旅舍	(273)
二、官民器用居室之制	(273)
三、风流汉子	(273)
四、太学之藏垢纳污	(274)
五、凤阳丐者	(274)
六、明初之道俗教育	(274)
七、燃料	(275)
八、山西乐户	(275)
九、燕云四种人	(275)
十、万历末年之士风	(276)
说《水浒传》	
——《明史》札记之一	(277)

乌斯道传

- 《明史》札记之二 (278)

陈献章传

- 《明史》札记之三 (279)

《日本图纂》

- 《明史》札记之四 (280)

钱牧斋之史学

- 永宁札记之一 (281)

跋《广韵》校勘记 (284)

西王母与西戎

- 西王母与昆仑山之一 (287)

西王母的传说

- 西王母与昆仑山之二 (299)

西王母与牛郎织女的故事

- 西王母与昆仑山之三 (321)

跋《断缘梦》杂剧 (330)

跋《一笠庵四种曲》 (332)

汉代之巫风 (335)

读史杂记

- 《明史》 (344)

战国诸子的历史哲学 (353)

《明史》小评 (380)

胡应麟年谱 (387)

李继煌译述的高桑氏《中国文化史》 (437)

清华大学所藏档案的分析 (444)

跋周昭礼《清波二志》 (456)

盟与誓 (461)

晚明仕宦阶级的生活 (472)

烟草初传入中国的历史 (480)

深切怀念吴晗同志

张友渔 薛予正

吴晗同志遭受林彪、“四人帮”和那个窃踞高位的“理论权威”的恶毒诬陷、残酷迫害，含冤去世已经十年了。每当和同志们谈起他的悲惨遭遇，我们大家都非常沉痛，并且深切地怀念他。

—

解放前，我们就和吴晗同志相识。当时他已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又是一位坚强的民主战士。在国民党统治区与闻一多、李公朴等人士并肩战斗，积极地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民主，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国民党法西斯独裁统治，进行了不懈的斗争。1943年他在昆明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在我党的帮助下，做了不少工作。他和楚图南、李公朴、闻一多、周新民、李文宜等同志搞了一个西南文献研究室作掩护，经常组织进步人士和青年学生学习、座谈，分析时局，研究对国民党及其特务作斗争的策略、方法，团结爱国民主力量，坚决拥护我党主张，积极开展民主运动。同时，还协助党组织成立了“民主青年同盟”（简称“民青”），后来这个组织发展成为学生运动中一支强大的骨干力量。他积极参加和支持昆明反帝爱国的人民民主运动，在反内战、要求召开全国政协、纪念“五四”和“一二·一”运动等群众大会上，公开讲演，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1946年6月，吴晗同志趁西南联合大学各校复员迁回北平的机会，护送他的夫人袁震同志赴上海治病，途经重

庆时，同吴玉章、王维舟等同志见了面。同年7月，在上海，周恩来同志会见了，同他进行了亲切的谈话，对他在民主运动中的努力和贡献，给予热情鼓励。吴晗同志回到北平后，继续在清华任教，积极参加中国民主同盟华北总支部和北平市支部的工作，配合党组织领导的学生运动，掩护我地下党的活动，帮助不少的青年学生和学术界知名人士转到解放区。

1948年秋，吴晗同志响应我党关于召开新的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的“五一”号召，不畏艰险，毅然偕同袁震同志来到解放区，受到毛主席和周恩来同志的亲切接见。就在那个时候，他参加了党所组织的学习座谈会，大大提高了思想觉悟。他写了一封恳切的长信给毛主席，要求参加中国共产党。1949年1月，毛主席给他回了信，说：“我们同意你的要求，惟实行时机尚值得研究，详情恩来同志面告。”几天之后，周恩来同志约吴晗同志畅谈了几个小时，鼓励他努力学习，努力工作。吴晗同志生前，谈起他要求参加共产党的经过和思想变化时，总是反复地说到，早在1943年，当他参加民盟以后，曾经和闻一多相约将来一定要争取参加共产党。但是，他认为他们当时也都还存在着“超阶级”的思想，曾经想在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功成身退”，回到书斋，专心著作。后来，毛主席在同他谈到他的《朱元璋传》把元末起义军中坚强不屈的西系红军组织者彭莹玉，写成功成不居，退而归隐，当和尚去了，是不妥当的。毛主席指出，像彭莹玉这样坚强有毅力的革命者，不应该有逃避革命的行为，如果不是自己犯了错误，就是史料有问题。回到北京以后，他仔细查看《明实录》和有关史料，证实彭莹玉最后是被元军杀害的。吴晗同志从毛主席的这次谈话中受到深刻的启发和教育，克服了“功成身退”的思想。他回忆在平山几个月的学习收获，说：“头脑换了一副新的了，多年来，自高自大、自以为是的习气有了很大的改变，认识到自己只是一滴水，流入了汪洋大海。”此后，吴晗同志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断改造自己的世界观，经过长期革命斗争的锻炼和考验，1957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终于由一位高级知识分子、革命民主主义者，成为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

二

1949年冬，由于广大人民的信任，吴晗同志被选为北京市副市长。十六年来，他在党的领导下，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

我们和吴晗同志一道工作达八年之久。吴晗同志分工主管文教工作，他认真贯彻党的文化教育方针，切实执行中共北京市委1954年《关于提高北京市中小学教育质量的决定》。他工作认真负责，实事求是，坚持走群众路线，经常深入中小学，和许多校长、教师、学生谈话，听取他们的意见。当听到教材中有许多生搬硬套、前后重复的问题后，他就亲自翻阅教材，同市教材编审处的同志一起研究，要求编写教材做到内容精练、重点突出、结合实际。他常说，地理、历史课的教材，要多讲一些有关北京的实际情况，使学生了解北京，不要造成生长在北京的青少年对北京的历史面貌、地理环境都不了解。在他的关怀和指导下，市教材编审处编写的一套北京市小学历史教材，没有按照一般通行的按朝代叙述的方法，而是根据儿童喜爱故事的特点，选取历史上某些有代表性的人物和重大事件为中心，用故事体裁来编写，教学效果比较好。在吴晗同志的指导下，北京市还编写了一套教学参考资料，对提高教育质量起了积极的作用。

吴晗同志十分重视师资的培养和提高工作。在市委的领导下，他认真调查研究，积极筹备，相继成立了北京师范学院、北京教师进修学院、北京电视大学，还举办各种学习班、进修班，采取广播、函授、电化教育等方式，努力提高师资水平。他担任师范学院历史系名誉教授，经常去该校和教师进修学院讲课，作专题报告。同时，他还推荐一些专家去讲课。对那些专家的待遇、接送等问题，都作了具体的安排。他亲自兼任电视大学的校长，经常过问电大的工作，每逢开学、结业，他都去讲话，鼓励大家努力学习。电大开设的语

文、数学等课程，不仅中小学教师而且不少机关干部、厂矿职工以及解放军干部、战士都积极参加学习。他除了召开一些教师座谈会、到学校去找教师了解情况以外，还利用业余时间邀请教师到他家去作客座谈，了解他们的思想、教学和生活情况，同教师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和友谊。他招待教师的花费，从没有向公家提出报销。他总是说：“我自己出钱，我有稿费，我可以用这笔钱来工作。”

吴晗同志十分关心青少年的成长，很重视校外教育工作。1956年，为了保护学生视力，防止学生们发生近视眼，他督促教育部门，一方面加强对学生进行保护视力的教育；一方面采取措施把光线不好的教室，多开窗户，增加灯光；桌椅高矮尺寸不合适的，按照学生的身体加以修改或调换。他常说：“我们这一辈人，过去这方面不注意，戴上了眼镜，现在要创造条件，不要让孩子们也像我们一样。”由于教育事业发展很快，校舍不足，北京市小学百分之七八十办了二部制，初中有很多班也办了二部制，不少学生只能半天在学校学习。为了解决学生们的学习和活动问题，他邀请园林局、文化局、科普协会、工会、共青团、妇联等单位，成立校外教育委员会。每逢寒暑假，他都要召开会议，进行具体安排，组织有关部门开展各种学习、文化活动。后来，在景山公园内成立了北京市少年宫，使少年儿童有了经常活动的园地。在他的主持和关怀下，各区也先后成立了少年之家和儿童活动站。在北海公园内还开办了少年科技馆，修建了少先队水电站。吴晗同志亲自去科技馆视察，和少年们一起乘坐他们自己驾驶的小汽艇在北海中游览，对他们进行鼓励。他经常下去检查校外教育工作，听取辅导员的汇报，发现问题及时解决。有一次到少年宫，那里的同志反映大殿上麻雀很多，既毁坏古建筑又弄得很不卫生，妨碍少年儿童开展活动。他回来后，立即请有关部门安上铁丝网，解决了问题。

吴晗同志很重视挽救有违法行为的青少年的工作。他研究了对于这些青少年进行再教育的材料，并多次同公安局、教育局共同商量，于1955年在温泉开办了工读学校。他对这个学校的教学计划、劳动

安排以及校长、教师的配备，都亲自过问。当时，学校设初中一、二、三年级和高中一年级，学生半工半读，除上文化课外还设有铁、木工厂和试验田、养猪场等。吴晗同志经常去学校视察工作，课堂、工厂、宿舍、食堂、养猪场，他都走到了，热情鼓励师生员工努力办好学校。通过学习和劳动，大多数学生受到教育，逐渐变好。有一个班结业时，四十六人中有四十三人升入普通高中或到工厂、农场参加工作。有些学生加入了共青团，有的还成为生产积极分子。工读学校实行的再教育，是有成效的，受到教育界人士、学生家长的普遍欢迎。老画家齐白石为此极为感动，画了一张题为《草木神仙》的画送给学校。学校教师以此为题，编写了话剧《草木神仙》在市里公演。

吴晗同志极为关怀中小学教职员的生活。他常说，我自己当过小学教员，深知做教师的辛苦，在旧社会是“家有三斗粮，不当小孩王”，在新社会，教师的政治地位提高了，生活待遇改善了，但由于我们是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底子薄，教师的生活和工作条件仍然比较艰苦，应该多关心他们，照顾他们。1958年，他满腔热情地筹办教师休养所，为了寻找一个合适的地方，跑遍了西山八大处，最后，选定六处（香界寺）作为休养所地址。他亲自审定房屋修缮计划，当第一批教师去休养时，还亲自到那里去进行慰问。

三

吴晗同志对学术研究工作很下功夫。解放后，有一段时间，我们同他住在一个院里，常常见他勤奋学习，边读书边写卡片。在他的书房里有一个很高的卡片柜，里面装着一万多张他写的读书卡片。他经常失眠，还写文章到深夜。我们劝他晚上少看书，少写文章，早点休息。他总是说：“安安静静休息，反而睡不着觉，我找到一个办法，就是写东西，写累了，就能睡着。”1958年，他对我说：“各行各业都在大跃进，我要多写文章，在这方面来一个大跃进。”他是

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从1959年至1965年，他写了一百多篇文章，还整理了过去的一些著作，先后出版了《投枪集》、《灯下集》、《春天集》、《学习集》、《海瑞罢官》等。1963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召开学部委员扩大会议，毛主席接见了到会委员。毛主席问吴晗同志：“你的书写得怎样了？”毛主席的亲切关怀，给了他极大的鼓舞。1964年春他利用病后半休时间，对《朱元璋传》的第三个本子（1954年版），进行了修改，重新出版，得到毛主席的好评。在这几年里，他除了担负繁忙的北京市政府的行政工作外，还写了这么多文章，确实是大丰收。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文章是鼓足干劲，鼓出来的，力争上游，争出来的。”“我以欢欣鼓舞、昂首阔步的心情，用这支笔歌颂共产党，歌颂毛主席。”

吴晗同志还以极大的热情，进行历史文化知识的普及工作和组织史学界的学术活动。1955年他遵照毛主席的指示，组织力量标点《资治通鉴》和《续资治通鉴》，为廿四史的标点工作创造条件。同时，他还遵照毛主席的指示，邀请上海复旦大学、国家测绘总局、地图出版社、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历史研究所以及有关大学的专家，聚集北京，改绘杨守敬的《历代舆地图》，为出版我国科学的历史地图打下了基础。1958年秋，他同教育、出版界许多同志一道，为了丰富青少年和工农干部的历史文化知识，给他们提供有益的通俗读物，发起编写《中国历史小丛书》、《外国历史小丛书》、《地理小丛书》、《语文小丛书》等读物。他邀请了各方面的专家组成各类小丛书的编委会，并且自告奋勇担任主编，积极鼓励和组织有关方面的专家和中学教师写稿。他自己尽管工作很忙，仍坚持为《中国历史小丛书》写稿、审稿。这些读物，主题明确，内容丰富，形式活泼，深入浅出，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

吴晗同志在发掘、整理和保护首都文物方面，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主张文物保护工作要和首都的市政建设配合进行。对某些确有价值的历史文物，必须有计划、有重点地加以整理和保存。他反对那种无原则、无重点地全面保存一般性古建筑的看法。在他的倡议下，修缮了戒台寺、雍和宫，保护了古代冰川遗迹，以及国子

监内的碑林等有历史价值的文物古迹。解放初期，他同郭沫若、范文澜、郑振铎、沈雁冰、邓拓等同志写报告请示周总理，要求开发长陵。后来，考虑到长陵规模较大，发掘这样的陵墓需要先积累经验，经过多次研究和查阅文献资料，确定先试掘定陵。1956年动工发掘，1959年正式建成了定陵博物馆。这里展出了出土的大批文物，成了对广大群众进行阶级教育和历史唯物主义教育的重要场所。

吴晗同志在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对党对人民都作出了显著的贡献。林彪、“四人帮”和那个窃据高位的“理论权威”给吴晗同志扣上“反共老手”、“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舆论的急先锋”等等罪名，纯粹是诬蔑陷害！吴晗同志为革命、为首都文教事业，作出的成绩是不可磨灭的，人民将永远怀念他。

